



他们表露出了对泥巴的喜爱，对羊羔的关注，对片中自然风物的亲近。人类有着相似的童年，正如我们都听过摇篮的吱嘎声。

有一天，她像往常一样在村庄里做调研，突然喀什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，那一刻，她正坐在木卡姆大师的家里，大师80多岁，非常瘦弱，正为她弹奏一曲——床开始摇晃，灯也熄灭了，但大师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弹奏，音乐没有停止，他们就这样在黑暗中，默默地静坐着，一个弹奏，一个聆听。“那一刻为我带来了无穷的力量。”

王丽娜的第二部电影《村庄 音乐》刚刚完成了为期三年的筹备和制作，影片通过一个男孩的视线，讲述塔克拉玛干腹地“科克却勒”村庄一个家族的生活变迁，构建一部独属于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影像诗。为此，她抢救性地采访了多位当地的木卡姆音乐家，对于这部电影来说，难度不只是通常的资金问题，还有生命的流逝，以及这种无常给创作者带来的情感难度。

每一次都从田野调查开始

回头再看王丽娜的这两部作品，会发现他们的拍摄方式，在今时今日显得相当奢侈——《第一次的离别》花了2年多时间去田野调查，王丽娜写下足足60万字的手记。她不是拍摄当地人的生活，而是进入他们的生活，以主人公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世界，沉入生活，直到主人公把她当成家人一样，对她的摄影机不再感到陌生和恐惧，才令镜头那么松弛自然，一切都仿佛自然而然地发生着。理查德·林克莱特曾用12年时间去拍摄《少年时代》，讲述一个男孩从6岁到18岁的成长史，《第一次的离别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片中，小男孩艾萨和小女孩凯丽比努尔就是生活中的他们本人，这些孩童、非职业演员，给了王丽娜意想不到的创造：“小男孩的母亲有精神疾病，我看过他写的一篇作文，写给妈妈，他写道：‘我的妈妈不会跟我说话，但我们可以用眼睛交流，我是妈妈从外星空带来的，妈妈的爱像泉水一样滋润着我。’”电影里，妈妈即将被送去护理院，艾萨喃喃：生病的妈妈，也比没有妈妈



王丽娜。

好。为了能让妈妈在家受到照顾，他甚至愿意放弃求学的机会。

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后来在东京国际电影节、柏林国际电影节、以色列耶路撒冷电影节、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国际电影节都进行了展映，被誉为“中国版《小鞋子》”，还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，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新生代单元大奖——这是柏林国际电影节自1978年就开始推出的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竞赛单元。在柏林展映时，有一千多位小观众在场。“他们表露出了对泥巴的喜爱，对羊羔的关注，对片中自然风物的亲近。人类有着相似的童年，正如我们都听过摇篮的吱嘎声。”王丽娜说，“我们分享共同的生命体验，也分享独特的个体体验。全世界不分国别期待看到的电影，和我期待看到的电影是相似的：对人文的关注，对心灵的关注，是永恒的话题。好的电影是仁慈的，就像摇篮的吱嘎声，还有蜜蜂和蜂房，要远远胜过刺刀和枪弹。”

新作《村庄 音乐》，她仍然延续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：采访、记录——电影里4岁大的孩子，她最早接触时还穿着尿不湿。电影拍完了，孩子也长大了几圈。新作的故事和《第一次的离别》中展现的日常生活不同，更像是一部音乐影像诗，呈现出一个独有的精神世界。

她说：“每一部创作，都是新生。从零开始，不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，但使我充满了挑战的勇气。”